

書 書 類

法 法 羅

庵

雅 粹 論

言 言 書



頻  
羅  
庵  
論  
書

梁同書 著

中  
華  
書  
局

頻羅庵論書

此據榆園叢刻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頻羅庵論書

與張芭堂論書

清 錢塘梁同書元穎著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歸之耳芭堂精心書道勸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

芭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如何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洋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筆壓紙筆筆不著紙所以妙也

芭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輕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強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並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羲之之背後掣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膠巧也

山舟曰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山舟曰：柳誠懸元祕塔碑，是極輓筆所寫。米公斥爲惡札，過也。筆愈輓，愈要撥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鉤，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輓筆故，設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山舟曰：筆要輓，輓則適，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山舟曰：書家燥鋒曰渴筆，書家雙管有枯筆二字，判然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人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筆豪便不然。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本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鍼。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寫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於帖與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山舟曰：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敲斲，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

卻落不得絲毫擺布，熟後自知。

芭堂問曰：中鋒之說云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爲我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近日江南程易田通藝錄筆勢一條，講得最精，前人未曾道過。

山舟曰：亂頭蠟服，非字也；膠鬚鬢面，非字也；求逸則野，求舊則拙，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 復孔谷園論書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人，以畫名，能詩，亦工楷法，其爲人敦古道，重友誼。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說贈之。此張瓜田畫徵錄所載，今據所刻黃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蘊釀，不過一作畫題詩人耳。向亦未聞有著作，其不避廟諱，則草野無足怪者。舍下藏上賜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御筆親題其上，坵倪小楷黃庭內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真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雙鉤，卽鉤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視羅去而萬里矣。因賜物不敢遠寄賞鑒，姑俟之異日之緣也。

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小冊前五版最勝，破邪論序意致亦佳，尊意獨不甚愜，何也？竊謂痛快多而沈著少一語，痛快沈著，唯米公能當之。卽所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八字妙諦，亦卽古所謂藏鋒是也。下此學米者，如吳雲壑可謂痛快沈著，形似神似，無遺議矣。而骨髓內尙微帶濁，可見四字能兼，原不容易。況近今之人乎？近人書儘有初看平平，或看似淺露，而細看

久看，不令人厭。此卽是沈著。能然，不必定於停頓遒鬱處見長也。總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歷歷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卽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穆兩字，便已隔塵。蓋運會爲之，性情爲之，不可強也。設使強而至於古穆，則墨豬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蘭亭，如麒麟鳳皇，久不可見矣。在唐人自見之者多，而褚登善卽用我法行之，全不似定武面目。其勢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肯爲腕下之鬼所縛，取其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輩評書，似亦只宜如是，不審尊鑒以爲何如。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爛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義。又詩，羲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跡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百年之後，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跖壽顏夭，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瓠鳳璞，幸而爲豪家朱戶所收，遂得久祕。卽遇識者，或掩口盧胡，不欲遽下雌黃，以敗人興。往往然也。天振先生跋，但載董公臨本云云，而不置優劣，未必非當日爲貴人所逼。下此度語，巨眼人幸弗以一時憑愚護短，更爲前人畫蛇足也。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尋丈之勢，有鈎石之力，亦有爲摹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羣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頗勝。蓋官刻濃塌，亦一累也。

天瓶楞嚴修釋序彙亦妙。後幅更勝前。紙尾數語尤妙。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生從顏法入手。顏用弱翰。而先生用強筆。莊楷之作。往往不如行書。以此十二兄親炙天瓶之門。其所見不審。與愚揣有合否。

米公蕪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真記。僕以爲是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既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憾也。

西漢書尊處有小册及破邪論各種。僕處所藏金箋册。無足論矣。畢竟是供官之作。減人意興。然是老年筆。較它作更各。且其字裏行間。全行已意。無一些對御矜莊之色。亦足見前輩意度。政是不凡。若在今日。必借所謂黑光長者爲之。大小分判不爽。殊失風雅矣。故特奉寄一覽。

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圓適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園記直風馬牛矣。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張伯雨詩一幅。乃張芭堂所藏。屬寄尊處品題。上石者。外唐箋一。并乞寫跋。

松雪和潤寬博之筆。從二王來。唐宋人駿厲嚴肅。多以法勝。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過熟。熟中有生者乃佳。往在京師見松雪臨皇象急就篇墨本。項氏所藏。真古真厚。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册。即用竹紙寫。當摺作寸許闊。未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秀絕。賓區無一點圓熟習氣。此人閒未



見之趙字實從來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何以尚未出人間也。

僕有米臨哀冊帖一本。首行有史鑑印章。史字明古。在明爲極精鑒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可寶。世間獨不傳。想以其無款。然逼真米臨。又蘭亭一本。疑是鬱岡齋初搨。臆定爲米虎兒所臨。真逸品也。並寄與大雅鑒之。

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誠然不可解者。豈獨此耶。卽北海雲麾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綽武侯廟碑。在唐碑中有晉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也。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則易傳。賞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如上所說兩趙書是也。前年之秋。袁簡齋先生來湖上。得見山谷書李青蓮詩不全卷。紙本無款。字作懷素體。間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借留案上半月。不忍舍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滿紙惡習。始終是酸餽氣。非士人本領。其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須墨迹。一上石便失神氣。故石刻中多不傳。或當日懷素亦不至如是之惡。因刻而加惡。亦未可知也。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足下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不思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悻悻塗抹，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總以寫楷書爲要，并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承問一氣貫注，非行草絳連之謂，只是一箇熟習，自然草蛇灰線，成一片段，須熟後自知，不能先排當也。華亭彈琴著指便韻之說，卽是筆資之說，足下並不拙鈍，又何慮此。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爲解，獨弟以爲不然，只要用極快羊毫，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淺恍惚之思，自然靜矣。

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聖，卻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鵝王擇乳，得其一支半體，融會在心，皆爲我用。若專事臨摹，泛愛則情不篤，著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和調之爲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無所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也。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誠然，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不同，不曾見過不知也。弟曾見過一二種，故知之，星鳳太清，卽一翻再翻之物，據鄙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漢唐以來，皆重碑版，大率顯宦居多，若名不聞於諸侯，并不著書人姓名，董尚書筆迹徧天下，而志傳少。

者位望太尊，非數百匹絹不可得。此是古人陋習，劉父之所以撰金也。近來志傳愈多，本不足重，而弟以拙劣徇人之請，又何堪矜重？若以爲因此媲美前人，則適足令人掩口耳。

落筆快則意出，此意字是藏真自敘帖內云云，全無巴鼻，自然流出者，若意在筆先，大有分別。

漏痕斂股，不必定是草書有之，行書亦何嘗不然？只是筆直下處留得住，不使飄忽耳，亦不是臨池作意能然。擬山園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關入古文鍾鼎，則大鑿矣。皆好怪者變相，亦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書體只有平直中正，自古無他道。

本朝書家，姜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而不宜於大字。君所見不過尋常所傳，其絕佳處雖名家豈能一一皆好？生平原不過幾件是精到之作，亦不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古人所以有五合五乖之說。上五家各有所習，未易軒輊。得天尙書有刻意見長之病，若出自率意者，儘有神妙之作。大概我輩所見古人之物，皆非其至者，故有出入褒貶。若論其本事，皆不可及，非今之人所能望見肩背也。

弟書自慚，而足下好之，弟殊不解。弟非自謙，實見得古人與前一輩人皆比我高數倍，蓋其神明意度間有異也。弟并不自解，則學問深淺爲之耳。今則已無及矣，可歎也。

與溫一齋論書

韓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閱之。一筆一畫。尙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未化也。語云。爲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竊能自書矣。卽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強。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于百年後。視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警。歎於圓穹。能乎。跬步閒探消息於遠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真。耳日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置几案。以自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令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廚之續耳。何益之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尙少帶控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留不住。貫不下。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閨閣中自有朋友。互證之何如。